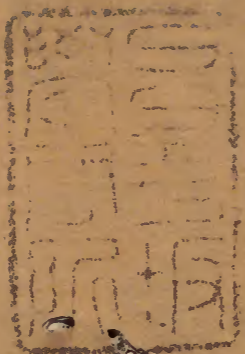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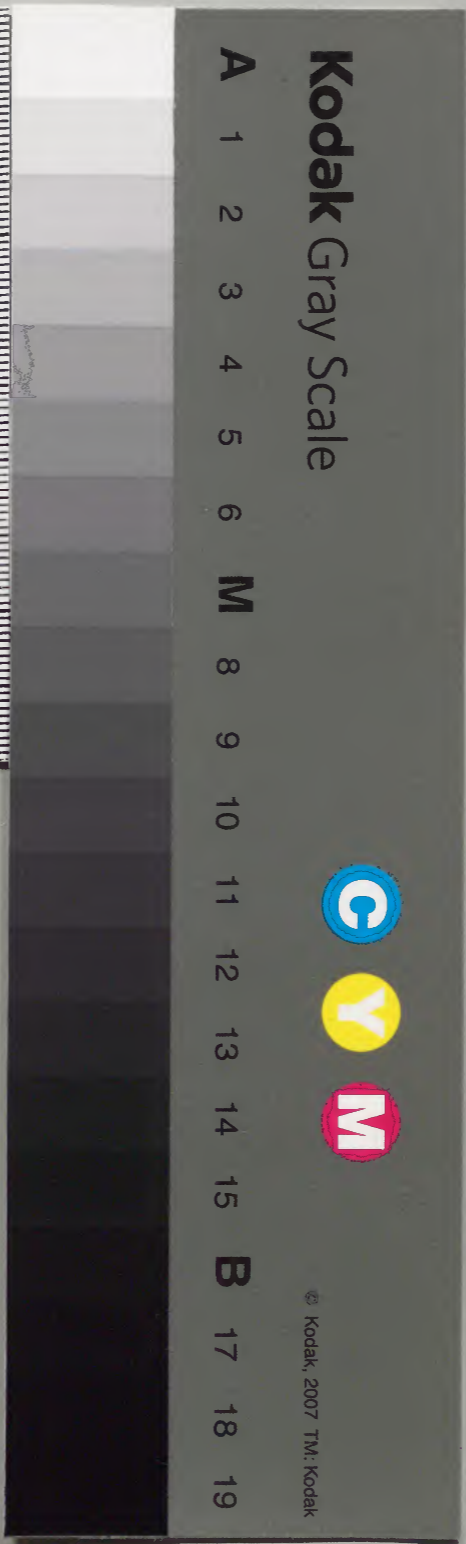
百廿四之四十



			五	漢
			二	書
			五	門
			七	
三	九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五	漢
			二	書
			五	
			七	
二	三	〇		
九	一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30)
函號	298 249



史記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四 十四版

歷代一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麗率

開祖史

大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振

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伯

恭每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葉高祖紀記迎大公所處稱高祖

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

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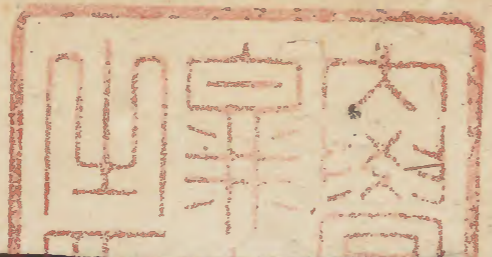
昔器遠說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云云先生曰伯夷當初何

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

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曰其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

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因言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



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畧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表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金支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攷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鄒食其踞沆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當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注者漢宣謂上詔令單于毋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謁不知是何禮數無注疑是心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方子禮必又重

漢書有秀才做底又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統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大齊整了

漢書言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一箇人字甚分曉趙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拳音蔡攘臂繩今之骨袖手圈也言解鬪者當善解之不可牽引綦繩也批亢擣虛亢音剛喉龍也言與人鬪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見其能勝也個沈存中以班固律曆志定言數處為脛說是小說中脛廟之意蓋不曉算法而言耳

漢書引繩排根音不附已者今人誤讀根為根注云猶今言根格各音之類蓋閩中俗語如此根格猶云抵拒擔閣也引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音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坊

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此饒何氏辨作東坡此文亦不曾見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揚

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舊唐書一傳載乞加恩相王事其文曰恩加四海宋景文為改作恩加骨肉

五代史畧假借大原以刻知遠之後非替竊辭較直也楊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定處如官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大好了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五伯無異道夫三伯之不佞猶砥砢之於美玉故尚鄉謂粹而主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子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柰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看那脈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別做論說以斷之臆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似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貞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方

溫公節目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偽本序亦偽作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文曰到此亦頗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此

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此

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此

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首温公却
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此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
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
鑑此類多矣個

通鑑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謂收之為奴婢不得比
良民有罪則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殺之個

温公論才德處未盡如此則才都是不好底物矣個

或問温公才德之辨曰温公之言非不是但語脉有病耳才如
何全做不好人有剛明果決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謂昏
德若鬼然無能為亦何取於德德是得諾已才是所能為若
以才德兼全為聖人却是聖人又夾雜箇好不好也銖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
能有所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
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

偏謂之不是則不可非

問温公言聰察強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
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
之才如今人不聰明便將何者喚作德也銖

温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察強毅為才告皆是德也聖人
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賜

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
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府才底者豈將
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
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是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賜

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
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
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

人者輔天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神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立其人極無行曰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者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絕因論章博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楊

溫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仕魏矣辨

明致堂云通鑑以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屢遲溫公遂急吉未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後唐莊宗方子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天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皆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象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今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書龜一一皆驗宋苜公歷年通譜與

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鑑中亦多取之方子

康衡傳司馬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續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板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慈未得人它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當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

此文章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

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此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
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揚錄云理門此最然今者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不盡太宗後來做處
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此亦湯

武政治之美度幾成康贊之無乃大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
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端

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契宗誅高德需此亦據
前好處佳地此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

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端
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

唐鑑議論覺似迂緩不切考其意蓋主介甫秉政造新法神考
專意信之以為貞可以振起國勢一新其舊故范氏之論在

以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間而不在法如言豈財在於節用
神考曰豈有着破皂襖破皮鞋即能致富耶公

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
理不及唐鑑耳閱

伯恭晚年語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
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

揚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攸段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
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方之聖賢後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

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精

或說二氣五行錯揉万變曰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二氣五
行自是較昏不如大古之清明淳粹且如中星自堯時至

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箇光武起整得
畧畧地後又不好了又得箇唐太宗起來整得畧畧地後又

不好了終不能如大古或云本然底亦不壞曰固是變孫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莫可誰何

而畿內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

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郟地因而取之亦無討土地
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地分封其常以為郡縣之事已
萌於此美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倘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
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
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人即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
兆也

春秋時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曰去古愈近便古意愈多非必

成周之時卿士甚小到後來鄭武公門為王卿士便是宰相恰
如後世侍之中書令一般

論周稱卿士不同在周官六卿之屬言之則卿士乃是六卿之
士也特幾人如皇父卿士番為司徒如周人將界號公正亦
卿士也惟月衛武公為平王卿士之類則這般之職不知

如何子

三

封建世臣賢者無頃身處初間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

可

楚地最廣今之義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
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
事威公豈不欲併借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
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
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志誠也該使
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必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
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問揚管仲子產如何揚謂管仲全是功利心不好子產較此道
理聖人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然只就得如此如何是本原
頭有病否曰是本原雜問傳全美謂范文王所為似子產

賦 是否曰文正疎決不相似亦麓曰只是雜揚

管仲內政士卿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以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改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葛云無以供樂盛湯使毫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供犧牲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皆是隆陰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縉素發變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因論竊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

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是皆晚義理非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漢書云大處有大君二國有

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遠絕今世如士人猶畧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師動數千里它曉得甚麼君臣本朝但制兵却有古意大祖筆法曰一階一級皆歸服事之儀故軍中階級却嚴有定分漢書云

驚拳只是箇麓豪人其意則忠而其事皆非理不是言也

子非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止在外而言亦可以為通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曰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然亦以其出止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豈任否曰不可孫魯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越接會稽木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史記故後號為百越此間處
 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
 未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
 毫之蒙岑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吞周室
 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
 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吳子胥如此先又有申
 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戰陳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
 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
 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平曠閩廣是東越地狹
 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誤謂柳為南越續
 越都會稽今東在土地只如今關狹後并吳了却移都平江亦
 名會稽秦後於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不爭多越
 尚着許多氣力今虜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又不及越如何
 濟事今做時亦須着喫此糲如越始得范蠡種未是難

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其在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
 快人越止一小國當時亦未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
 未是難事然自越之後後來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信其事
 之難也揚

范蠡載西子以往王銍性之言歷攷文書無此事其原出杜牧
 之詩云西子下吳會一舸隨鷁夷王解此意又不然曰王性
 之不成器如這般發事渠讀書多攷究得甚精且多也揚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所子擊却非知道者之言
 不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者哉陳仲子不
 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繫語意而發但子方却
 別有箇意思它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
 我只是貧賤不肯自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
 聖人魚小大魚敢慢不肯如此說但是却為富貴權勢所移
 者有間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視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能得他地也緣是他肚裏裏會是他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事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威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只是他門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柰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口是休了它又怕那三国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它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他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它也煞費氣力被它善守後不柰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它當時也恣意去凶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道如此文音它當時那罪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

下

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個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敗无能後被田單使一个小術教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忠地守便不柰他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慎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樂毅善守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潛王人多救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得明帝謂下之太速揚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楚

而闢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它說它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它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說大紫寺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事秦爭那壁要之德地說也不得和氏璧璧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宝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宝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它後方德地做若其它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閻相如豈是孟浪德地做它須是料度得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它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德休了議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所在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決不可信又謂秦

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何嘗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常疑四十萬人死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許多

入德

常思孫臏料龐涓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間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曉得必不看不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隨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畧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個

燕丹知燕必亡故為荊軻之舉臏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疎

陳仲其問合從便不便曰温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便觀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懼盖天下盡合為一而秦獨守閩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它幾箇心難一如何有箇人曉得他也

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說方得有如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責辨於己設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強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知秦人皆說它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其謂未必有此亭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後所以激張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後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着後莊點出此事來謾人歎剛儀入秦錄云因說蘇秦這他做得其後遂裝不此張儀入秦會翻了他想是蘇秦輸了這一籌其後遂裝不此張儀入秦會翻了他想是蘇秦輸了送張儀入秦事恐无此理當時范雎在富國產多是秦人

問開中刑勝周周以興到得後來秦文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

夷狄賈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故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旧做壞了以此見得刑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儀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秦

陳仲身以義剛所疑問云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深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度何以堅後面伯道之說耳先生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无所不曉義剛問不如温公削去前一截是如何曰他說无此事不肯信又問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取之以為得納約自肅之義而温公亦削之如何曰是他意裏不愛不合他意底則削去其常說陳平說高祖曰項王能敬人故多得廉節之士大王嫚侮人故無

節之士多不為用然廉節士終不可得臣願得幾万斤金以
 間疏楚君臣這便是商鞅說孝公底一般他知得高祖決不
 能不憂悔以求廉節之士但有說他則恐未必便從故且將
 去嚇他一嚇等他不從後却說之此政與商鞅之術同而温
 公也削去若是有此一段時見得他說得有意思今削去了
 則都無情意他平白無事教把許多金來用間高祖便肯如
 此等類被他削去底多如何恁地得善上惡上是非之皆
 着存得在那裏其間自有許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載時托
 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裏面何所不有商鞅剛先以帝云
 說孝公此只是大抽頭揮他底色底來也温公不能前得這
 姑且說這大話了却放出那本底色底來温公使是亦不曉這
 公之意謂欲無那帝王底道理遂除去温公使是亦不曉這
 服底人如何將法繫吳楚到洛陽得剔孟惡若一敵國不知這般人得之
 未必能成事若為盜所得熱會斃人一蓋是他自有這般人得之
 如陳平說人部信何他若被他能一敵國得之士直是慢悔人故
 嗜利無恥者歸之大王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則云然大言
 必海慢必下得廉節之士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則云然大言

劇

也是度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說許多話教高祖亦自知
 做不得了方說他本謀來故能使人聽信其說此正與商鞅
 不曉這般底人得之孟事也不信謂世間無這般底人是
 以本觀之秦取六國當甚易而秦甚難之以古來無此樣不敢
 輕易因說後世篡奪難大凡事前未有樣者不易做揚
 仲亨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
 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箇橫
 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
 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血血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
 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只則恁地闢在那裏所以先王
 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
 破了過可故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
 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决裂阡陌觀此可
 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
 狹鄉為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

說從那開創阡陌之意上去

問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錯看了其字之來蓋陌者百也阡者

千也井田一夫百畝則為遂遂上有徑此是縱為陌十夫千

畝則為溝溝上有畛此是橫為阡積此而往百夫方畝則為

洫洫上有涂涂終又為陌千夫十方畝則為澮澮上有道道

橫又為阡商鞅開之乃是當時井田既不存在以此物為無

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乃是如此非為變

井田為阡陌也魏謩井田開闢今阡陌謂云

阡陌是井田路其路甚大廢田遂一齊開小了作田故謂之破

井田開阡陌揚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

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

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後世

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

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

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

之曰它考延得幾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眾怒多下面

邊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

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

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眾怒當時

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都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

耳便做趙王更阻遏它不往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

今商盤田入關韓彭作從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

及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錄

秦以水德王故殺用六為紀推

五德相承古人所說皆不定謂周為木德後秦以鄒衍之說推

之乃以為火德故秦以所不勝者承周號水德漢又承周不

承秦後又有謂漢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三代而上未有此論則東坡謂威武五行急秦三正者又未必是楊咸陽在渭北漢在渭南秦建十月已以通鑑不曾與勘揚

歷代一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揚

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

大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大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

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簡了至孝宗蒙錫漢承焚滅之後却有忠實底意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結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

意思人家亦然職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

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祖

伯謨問汪公史評說酈食其說得好曰高祖那時也謾教他素

必便道使得着又問聖人處大公事如何曰聖人須是外放教

寬一面自進必不鮮如高祖突出這般說話然高祖也只是

寬他劉項之際直是紛紛可畏度那時節有百十人有子來人皆成部落無處無知那時也無以為糧只是劫奪項瑒廣武之會大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無益不若留之度可結漢之懽心人傑韓云使高祖意事楚楚所以致問舜棄天下猶敬疑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耳亦大之歸也若大公不得若分美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楚人傑云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方子歸却語林美之云只得如此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却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問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邪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德明

或問大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叔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手足日削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壯祖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大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不得但他見大公擁彗心却不安然如尊大公事亦古所未有耳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壽昌

義剛說賜姓劉氏云古人族系本亂只緣姓氏分明自高祖賜姓而譜系遂無稽考姓氏遂紊亂但是族系紊亂也未害於治體但一有同姓異姓之私則非以天下為公之意今觀所謂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後世有親疎

之問而相與相黨皆由此起先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賜地
姓教他各自分別後來既有姓了又何用賜但一時欲以息結
之使之親附於已故賜之如高祖猶少如唐夷狄來附者皆
賜姓道理也是不是但不要似公樣恁地起風作浪說義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
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
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齊事在方子

高祖子房英項羽推道夫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
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幾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卷雜
程先生謂何定信高祖通知亦有此理無垢謂申屠嘉責鄧通
文帝亦通知恐未必然嘉乃高祖時踏弩之卒想亦一樸直
人文帝敬憐宰相便為他做有事當行便行大事記解題謂
自嘉覽宰相權便輕了為以御史大夫副之也揚

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

愧色必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
子房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
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人皆是
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問即
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
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道夫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
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
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常曰此又感然不黃老為
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
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
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
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

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
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訣了
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廣

子房多計數堪下處下揚

張良一生在荆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橫戶
萬里他都不知權

叔孫通為繫絕之儀其効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

之三代燕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

法人傑時必大錯云叔孫通制漢儀一將上下肅然震恐無

三代燕身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它

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它耳帶

漢之四皓元積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紛爭却不出只為呂氏

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最小了然觀四皓恐

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帶

柏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

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後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

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脇之之

意又聞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材不能負荷曰固

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

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

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

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

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祖左邊袖四老安

劉是滅劉如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齊中宗因

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

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王亦因

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謂固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帶

召平高於四皓但不知高后時此四人在甚處蔡文云康節謂
事定後四人便自去了曰也不見得恐其老死亦不可知廣

韓信反無證見闕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揚
三代之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道

文帝晚事景帝不晚事敘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所為多

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

帝班固謂漢言文景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畧同亦如周云成

康康亦無大好处或者說閑睢之詩正謂康后淫亂故作以

譏之蒙

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為大綱類墨子顯

或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遠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

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

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

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

不服則已服之必斬哀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

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乃畿內之

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

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毅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

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

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

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

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

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

問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

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警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李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何趙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今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吾曰此軍法又問大九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及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輕易也修

賈誼說教太子方說那承師問道等事却忽然說帝入大孝之類後面又說太子文勢都不相干涉不知怎地賈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如後面說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亦然他方說

太子又便從天子身上去某嘗疑三代之禮一句合當作及其為天子字蓋詳他意是謂為太子時教得如此及為天子則能如此它皆是引禮經全又以為證非是他自說如此賈誼新書云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應律聲責應律恐是以歌詠而言曰不是如此太子新學大翻改律以驗其端所謂應律只是要看他聲音高下如文射札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便是此類敘

問賈誼新書立容言早立何謂早立曰不可晚如儀禮云疑立疑却音屹屹然而立也節

問賈誼新書曰此誼平日記錄藁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功

賈誼新書除了漢中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此廣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嘗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

是被金帛買住了今日金虜亦是如此昌父曰交隣國待夷
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固是但虜人分明是
遭餌也恐金帛盡則復來不為則已為則五餌須並用然以宗
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為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然何必夷
狄齊人歸文樂便如是此了如阿骨霜破遼國勇銳無敵及
既下遼席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
謂趙曰項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虜猶與一胡女並轡
而語季克苦求詩某勉為之賦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迎
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個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盡省試策說武帝強
文帝其說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
曰卑之無此高論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
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氣足足以
有為使台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

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後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昌
后嬖書做題目要來掩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
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出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
此是其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
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
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
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
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先生歸後再取卷問
為狗者志索有可為而不為而可以守德在者志高可以有
又不純一不足言也○薄○寓錄見錄在然

漢守高祖無功不徒之法甚嚴武帝欲侯李廣利亦作計終被
之法制之不足恃除得人方好因論 取武帝曰其美
雖乃其不好處看人不可如此又謂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
胷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之事則其論說甚多誼蓋皆
與帝皆者帝只是應將去誼雖說得如磨火薪下之類如此

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
安靜不可撓揚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車城
之憂若果以此為恥則須修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中
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類

武帝征匈奴非為祖宗雪積年之忿祖假此名而用兵耳詩
王允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事樂

書載得神馬為大歌汲黯進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公
孫弘曰黷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忽然寫許多禮記又如律

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贊歎一場全似箇醉人
東撞西撞觀此等處恐是有意祖

漢儒董仲舒較德劉向雖溥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
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竟見不是又

說一兩句仁義然推謀也多了故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
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漢儒初不要窮究儀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楊
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楊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与伊尹同然尹能
使太甲自然自艾而來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

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乃一被地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
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兩義剛曰光畢竟是做得未死

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死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真願有
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死轉不得義剛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
道理可尋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後之事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
日有暴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

師法不當如此論也若海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漢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
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
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后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義剛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
伯分明方可去論它是与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
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云有意
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義剛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
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道夫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
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与之解說
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与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楊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此書
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正淳論二疎不合後尋爵位而去又不合不為引剛直之士
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疎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來盡出處
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也只得去亦是避
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首事恬退底世間
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亦爾望
之便是揀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
便逆知其後來事曰若是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意
面做好人輩後即為非此等却難知若庸繆底人自是易見
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校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
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當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康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
議論甚好恐是校得好懷挾又云如荅淮陽王求史遷書其
詩甚好又曰如宣元問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
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義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

曰康衡說語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師授講究得到當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
 得許多人大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人今只要自做場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却如此費力
 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
 謁軍門只以穀言定天下大計德明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
 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頌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
 恣奢後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恃
 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
 要做大功名底處要謹密未聞龐參謂略而能有成者個
 漢儒專以尖異辯論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儒子之
 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徐孔
 子廟事說夫子若會復射者然甚在義

徐儒子以綿漬酒藏之雞中云吊袋便以水浸綿為酒以煮之
 便歸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處底所以綿清
 者蓋路遠難用器四盛故也需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次真面得又問若得聖人為之
 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美善
 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因論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
 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
 不肯恁地只為他任得過又問伊尹豈是枉尺直尋曰伊尹
 不是恁地只李之者便至枉尺直尋繼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
 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送官者葬其為皆如
 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遇揚

後漢魏栢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延以行志也方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庶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庶
然嘆曰使相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問器遠君本說漢黨錮如何曰也只說當初所以致此止緣將
許多達官要位付之官官將許多儒生付之閑散無用之地
所以激起得如此曰這時許多好官勳也不是付官官也是
儒生只是不得人許多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
足以致禍某常說只是上面欠一箇人若上有一箇好人用
這一邊節義剔去那一邊小人大故成一箇好世界只是一

轉關子韻

說東漢誅官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劇其
實不曾說着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其歷時節雖君公偏
鵲所不能齊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
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
勢這丸可慢慢得若許多官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

弄這真是胡說那時節是其歷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
之子緝纒十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殺了立孫吾侯為相
帝方十五歲外戚官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
他東漢外戚官官從來盤踞執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
箇女子便頓殺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
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為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勢未有
若東漢末年伯謨嗣唐官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
天下尚何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着手處且是無
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官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
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
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心其膏云又非恬然不
為若唐之信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
要做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
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

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
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
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
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
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
竇武陳蕃誅官者不合前叔鄭蠆而未叔曹節王甫侯覽若
一時便叔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官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
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顯
荀文若為官官唐衛文媚見殺得士大夫厭了為免禍計耳卿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以而今用軍卒義剛
漢有十三州一州建一刺史刺舉一路則諸侯郡守雜建諸侯
甚大如齊七十餘城大率置官法度之類與天子等七國變
後方漸削奪主父偃用賈誼策分王諸侯子孫方漸小了後
漢亦雜建魏陵逼諸侯甚每令人監之不得朝覲并親知

來曹王待宗

亞大封同姓八王之亂以此元帝中興亦以此

齊梁間削奪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遙領楊

漢人斷獄亦如今之款情一般具其罪引其法為斷

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有此語想此二字是自古相傳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保辜' and '法中'.



書人三反

宋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六

麻代三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
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
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
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
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兩劉
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維

劉表不從其後來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
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操亦云孫權與劉備同黨曹不如操亦云孫權與劉備同黨曹此便當迎孫權此亦非好相
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

一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必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

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

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未可考也

孔明雖正然益法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也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履踐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

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後後主以六

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也

却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也

或問孔明曰亦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

不知學全是駁雜子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

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

湘底禮樂高○淳錄云孔明也禮若與禮樂也是禮樂中人也是湘禮樂

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則其

學只是伯程先主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

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屬物

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如孔明如

丁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

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揚

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生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

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

人只有先生名分正故只得從之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

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

子而史中庶數符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

搜了上見他門前車馬甚盛欲害符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下

近人情蓋皆是已了不應便東愛堅而特使人殺東海公也

此皆是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

難看也轉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
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
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
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
曲豈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此寧可
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
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方子婦云孔明執燭時蓋
則事畢之
不成曰然
豈問諸葛武侯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問教先生
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
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
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
能得人心如此纔
殺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西王賢難做動看便

粘手惹脚厚

諸葛孔明天資其美氣象宏大便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
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
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
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東行孔明得君如
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
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
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
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
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總整頓得起時
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據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
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口矣矣權之殺謀蓋不
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始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
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墮遜所襲當時先主在內

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
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氣雖
昔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與天命
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直卿問孔明出師每之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此根本
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古了趕出
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纒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
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可馬謖甚畏孔明
便使得幸毗來過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國家只官與
講和聘使往來賀正賀節備叔稱臣只是見鄰國不知是離
了又問勾踐謀吳二十年又如何曰事體不同諸侯各有國
未便伐吳則越亦自在如此謀乃是揚

孔明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月渡
瀘是說前事如子獲之七絕七擒正其時也渡瀘是先理會

南方許多去處若不先理會許多去處到向北去終是被他
在後乘間作撓既理會得了非惟不被他來撓又却得他兵
眾來使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關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險甚編作而蜀志故甚略孔

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者意有不暇及此

諸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作躍不寒而行

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于午谷路往
在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于平谷場過而
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楹是曹操婿因而
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
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入據箕谷此可見

未場過瀨

卷百卅六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執綱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今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此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攻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益辨在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五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

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廢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万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比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龍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更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之物為知饒州丞某浙配獄

或問李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李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核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兵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令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迂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梁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連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食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

亦知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之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冲隆云親得之信叔太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乎乎則曰熱甚不可着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會者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胥快元城劉師問向張翥公督軍楊景相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黃豆入陣則割弃竹筒狼籍其豆於下虜馬飢聞豆香低頭食之

又多為竹筒所衣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造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

人膽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開先主笑曰只辨着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之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伴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一始得蔡云終不是使病人與壯人鬪也

成正軍笑呼通語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必問只當

笑來笑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此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錄云觀陸抗正是彰其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墓母墓事皆相近必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伏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離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

昭錄云儀嘗仕昭而昭誅之云云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豪湯執中立賢無方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道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道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舍蘭舍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傑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王導錄云人常以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道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德地都無取中

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又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却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卑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管做然其心却是出倫理之外其說煞害事如鄉原便却是箇無見識底人未害倫理在

剛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其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十分賊知未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險是已敗弱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朕底王儉真安比王儉只是有此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見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聖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奈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不眾來只以輕兵時

樓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
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
耳到這裏是底裏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
當陽堅莫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慰斗如嘗疑之
既不與它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
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
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元顏亮幸而睡得它死耳伯豐問寇萊
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它却有措置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
退後也當

溫本直爽王敦事難先生云亦不佳其做不得揚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自誠
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合
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容人說正不必如此
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

感通處自然自足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
感於我皆一理也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却簡古是夫斷極甲道理却密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以柔平 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
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
若欲成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
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出以其非正統故急欲立
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苻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
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
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個

王猛事符堅煞有事節符堅之兄乃其謀殺之
桓溫入三秦士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
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揚

晉任宗室以八王之亂自宋而後皆殺兄弟宗室以至乃去知其不好途中見人哭問如何死曰病死曰病後何哭至有臨刑時平日念佛者比人言掌頭後世吳生王侯家揚

蘇綽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殺得少了故行得易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李密起有一道士談密即東都縛煬帝獨夫天下必應揚謂

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大

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具始皇出謂丈夫

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

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

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

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

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高祖與裴寂宦官人私情之說未必非高祖目為之而史家

反以此文飾之也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實建德所行亦合

理怨然而上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營初高祖起太原入關

立代王遂即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

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某問唐史臣

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官人侍高祖在太

宗不當為曰它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

此唐有天下二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

閣只消磨盡了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

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疎惟先武差細密却曾讀書

來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

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沈耳問祖狄摧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自當是時王導已不受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問紹興初岳軍已向汴都秦相從中制之其事頗相類曰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招徠群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即當時事便可整頓乃為汪黃所制快快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群盜分散四出為山東淮南剽賊嘯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又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刃見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又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却去泛舟此處有閑文或為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言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于鄆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為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為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爾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奉

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因及王魏事門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
當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
宗如此便須真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
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揚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
曰只為祗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
太宗納巢刺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夫議
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其次第不知伊
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魏鄭公皆從化中掄選子蓋所化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
或謂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
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揚

末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
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者
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
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
一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
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
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
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矚望中宗高宗又
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
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
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
情如何若入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
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

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闡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義剛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惠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惠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云范文正富文忠嘗與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人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智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道

周莊仲曰憲宗當時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見便伶之有復用之意曰憲宗聰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

李白見永王璿反便從史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入捉者罪過了刻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也見陳脫地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曠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諸練多事更純粹大指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趙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事無涉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統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臣退而思之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并籠圍漏無不修繕而無辭

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個
陸宣公奏議不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
經濟之學

問陸宣公既賤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曰此亦未
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
得理會人傑

或問維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
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
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
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州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
州等處有此事好底皆是揚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
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驛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

自重耶

方伯謨云使 甘露之禍成唐已土無疑疇

唐祖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所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
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
亦是遷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
唐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
便做得祖庸調故隋唐因之賀祿

唐祖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所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
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
亦是遷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
唐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
便做得祖庸調故隋唐因之賀祿

官屬如唐之舊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及自唐府兵始
即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
人便不復為農矣備

唐曰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

人想亦似此樣得口賦剛錄亦寡無過十分世業是八分

唐曰度使收稅皆入其家所以節度富厚

柱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莽古是今之

書雖通要辭要是林孫書是一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以

必掩得一半場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羅冷優其卒也得應坊人善友斂樂器而

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請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

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

其重文如本朝太祖直是明堯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

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其木此下云所講神聖

攻之。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來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札作樂曰只

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宝通札

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边征伐一边制札

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边便不對那

一边才理會征伐便將札樂做閑慢世宗嘗懷文較大胡

五代時甚麼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模樣

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燕冀則雲中河東皆在其內矣本朝

收河東契丹常以重女接其後契丹嫌刘氏不援始取之揚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先積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積均田圖世未之見明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頭上

地都無舍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揚

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

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

多規模不枉却宜如周武帝一特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
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敬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一計十六板

戰國漢唐諸子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趙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竊然非肅所作孔叢子
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者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
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
曰必然云是何言語揚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為
全似曲禮它為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小意智處不
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黃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
之弱夫不是閑功夫者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
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

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

問管仲中說辟雍言不是孝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孝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孝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孝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大孝又別野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作文章說得來後爾故柳子厚論為文有曰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廣

國語中多要說入有不可教則勿教之上意廣

問史記云申子甲申施於魯魯具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論也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

裏看你外而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箇底意思道夫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他別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曰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泥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頌云云亦只是在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爾如遠法師文字與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其傳亦如是遠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却滅棄礼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汗濁紛擾

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破揚

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攢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

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攢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

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是要人修

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

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

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

士被它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

曰韓子責人甚忽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怒乃是看人不破

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辨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

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來

其真箇同曰異須來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

明陳君奉作夷門歌說荆公東坡不相合須當和同不知如

何和得荀子

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攢

入乎耳而著乎心者章直略切壽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

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

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

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

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

後無人似它見得對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

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

疎更無物事撐拄襯簾所以於用處不其可人意緣它實工

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道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而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則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其嘗說揚雄寢無用員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子快如其為人他見識生低語言極歎其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

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也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也魏高文武宣光武明章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又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壹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閔雉鵲巢亦有孝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

英威韶濩武之樂禮文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
急要齷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
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孝孔子論
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它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二
仁它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
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
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
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
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豈畢
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統書紛上述作所以起後人
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孝周公孔子孝不成都冷淡了故
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續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
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
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

觀它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未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
比荀揚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究得
精故於世變與亡人情物態更革必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
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
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
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它書便見它極有好處非
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人綱
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
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未曾細讀書
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與
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
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却火急要做許多
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如此
了它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

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然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欄下論者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秦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因善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麓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是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

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細因當時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詰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繁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其嘗說自孔子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

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捉那人
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它管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
已死它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
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規見聖
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屈心看聖
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
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
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已之所說而已何
嘗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
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
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問意思自從
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真
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踵
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

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
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
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徧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察何方
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
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問揚雄曰雄之李似出於老子如大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
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大玄分替於三百
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
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大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朝矣問
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
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
見得不透曰伊川於漢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難考但詩
注頗簡易不甚泥章句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有好
處但大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

即事與通年紀其懸絕可孝謂可惜續經已矢不見渠所作
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相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
知使榮果有帝主之孝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
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朱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渠識是
不遠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降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須是
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殺兀劫父代位
又何必為之分說少隨云史記高宗及舟於池中則明當皇
象之語比皆是史之潤飾看得極好此豈小事高祖既許之明
早入辨而又却及舟則知此事經史臣文飾多矣問禪位亦
出於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殺元良又何處去明皇殺大平公
主亦如此可畏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
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吉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
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

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比不理會却
要闢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也之文中
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
魏證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并
看阮逸龔鼎臣注及南史文高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
書不同殊不可曉又檢李太白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
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旁魏諸公文稍有此本領只本原
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述
先生令孝者評董仲舒揚子雲三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
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
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孝者亦
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
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
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

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計
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
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傳奕醮飲取樂而已觀其詩
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
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
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
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
然而如大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
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
冬是大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
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
神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
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

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而
說此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孝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
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
明其綱領已正却无它這个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
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
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
甚荷蓀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入若道他都是粧
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亦因華處說
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孝實韓子之孝實是如何曰只
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
子之多辨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
在漢末年難得人似它亦如荀不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
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蜀人有嚴君平源

流且如太元就三教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陽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教爻問溫公最喜太元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元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元之數亦說得是又問李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豪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只是豪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

間先生王氏續經說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身繫其常說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于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

舒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然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都不曾見得大槩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相蓋謂此也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數語雖然亦非它真見得這道理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璩謂性者生之質蓋莊子之言曰莊子有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璩問仲舒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嘗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情也

董明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精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

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然此說得將端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嘗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委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趙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在林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堯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專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劉淳更問漢儒何以溺心訓詁而不及理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問何以謂之全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康衡論時政亦及治性情之說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知平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時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曾見大體也唯董仲舒三篇

說得稍親功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唯重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友近黃者而隱晦不露諸葛孔明近申韓節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揚子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少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問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個

孝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成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愛稱揚趙

揚子雲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六國之勢南北相連則合秦秦據東西以橫破縱也蓋南北長東西

短南北直東西橫錯綜於其間也微

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畧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個

揚子雲云月未均則載魄于西既均則終魄于東其朔於日于先生本此問本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註語古註解載作始

魄作非是先生此言不合之乃曰只曉得个載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也是這个

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均則光始生於西面

以漸東滿既均則光漸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間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

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光始生於西面

吐蓋初二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

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朔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与月

相交愈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踈過日却在東
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管口注云日加魄
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齊載也日載之
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於
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
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朧都是曉揚子
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
抱一能无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
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營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
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云昨夜說終魄于東終字亦未是
昨夜解終作伏言光
漸消而復其魄也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于東而終之也
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漸東滿及既至則日光旋而東以終
盡月之魄則魄之西漸復而光漸滿于魄之西矣因又說老
子載營魄昨日見温公解得揚子載魄沒理命員以其解老

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關只有此四字而
已新濟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入沈滯之物類以神去載
他令他外空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
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行矣又
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
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温公全
不理會修養之字所以不曉新濟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
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
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其胡
說據新濟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
是个剛強外空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
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
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字你爭如一个人叫穿跳喚我這

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
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
深爭之也其設心蓄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
著那剛強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這裏便
是它无狀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楚詞也用畫
營魄字其說亦頗瀆解老子同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
說老子便都差了

張毅然潛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張曰論題云云出文
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笑曰他雖有不
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附會或書其間極有
妙處若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
見曰文中子也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之地要做
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

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

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這意思友中子

徐閔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
瞭然今要去看揣摩不得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入夾雜今也難分
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像孔子孔子有尚道是等入它也有許
多人便是裝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其變態好今浙間
英邁之士皆宗之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法亂亂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
只是老釋如言林老莊釋加之罪并說若云云處可見楊曰
過法言曰大過之場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
將陸機文來看也是中正痛

房社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

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
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攻之傳記無一人合者

文中子看其書是裝點所遺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
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
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
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做雜霸其基
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
讚議諫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層淺中間說話大綱如
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畢重公孫之對
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是錯是說箇
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敘遠如
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契一箇人恁地
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
記五峯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

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有表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
宜早參兵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鞫問如何太宗明日
便擁兵入內又云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發其事又云
上方泛舟海池嘗有一件事息麼大兄弟構禍如世之極焉
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
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責此事
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
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身今
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
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臣要殺
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
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
明事去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及姓名

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
 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
 鄭公位長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
 必因其續書中曾採士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
 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重常為額子則
 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辨七
 制之君為宅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刻禹錫作款池江
 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
 逸所注并載閔助等事亦多不實至通太業中死自不同時
 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遠逐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
 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又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
 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
 顯者以為重耳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閔子明易并麻
 衣道者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唐趙紹韓所作昨在南

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太率多類麻衣
 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童童說
 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
 等書皆非其類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
 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麗
 亦動合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訪并武
 王伐紂言辭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說

問文中子之孝曰它稍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
 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問它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
 瓊數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
 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為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
 得它病處他便忌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比便以為天
 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
 註後面叙它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它先已仕魏不是

後來方奔去明目尋看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
 如皇極其曾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蓋義是活物權是稱錘
 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錘溺援之之
 義必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我便有隨時底意思
 曰固是問它只緣以元經帝親生此說曰便有它大本領處
 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問它以心迹分看
 了便是錯處曰它說何憂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裏面却不
 恁地了又問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
 自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
 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發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聖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逐
 尊崇其書於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

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
 一已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
 無一已之憂疑也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之中
 字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
 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格

或問文中子借擬古人是如何曰這也是他志大要學古人如
 退之則全無要學古人底意思柳子厚雖無狀却又占便宜
 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
 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九好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是大綱
 是子韓

器之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
 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蔣明之問石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
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明之只問四字先後
當如何曰公去思重又後自有着落震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
自然得之於天者節

子耕問定名虛位曰恁地說亦得仁義是實有底道德却是摠
名凡本末小大無所不該如下文說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
凶有吉是也飲鏃詳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
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
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
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
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之為小人之道如道

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
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當

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
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頂上頭故

伊川云西銘原道之宗祖李
坐井觀天謂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見得如此須出井來看方得

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原道中舉太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
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
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纒
韓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識得性分明蔣兄因博愛之謂
仁四句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皆將用做體看事之合

宜者為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
韓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
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它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那
惟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它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
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
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
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着如喫糲米飯相似廣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
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
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
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
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

圖却有氣質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大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論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

孟子其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

極備破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

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

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

韓子稱荀揚大醇便是就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

議論故至因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說說與田

駢頃到申不善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韓子只說那

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

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

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

亦見不得

至問孟子謂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
闢揚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二篇却謂孔子必用墨
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
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
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字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
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先生考訂韓文公與大顛書堯卿問曰觀其頭子與簡書是當時
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
信底意他是與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它說轉了義剛曰韓
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故工
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吹是恁地於道中
所謂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
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天只從
恁處去不見得源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

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理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
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
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與潮州寂
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個僧說道
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亦
他說个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
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
動了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本原頭處曰以博
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无仁義剛曰他說明上德
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曉
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
揚淺不齊得事只有个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
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曰也是又曰韓愈起個禪字
伏辜自前也只是外面籠說到深遠處來方說得心性然士

大夫未甚理會韓退之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師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永心見性士大夫才有何裏者无不歸他去韓公當初若早有何裏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又曰亦有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見只它些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這裏才一失脚便陷他裏面去了此等不能然亦間有然者剛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退之家奴亦不肯如此說得正陋儒為之復假托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剛

退之晚年竟沒頓身已處如初聚許多人情塞法為戲所亨交如灵師惠師之徒皆飲酒无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

退之死款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莫其詩可見歐公好

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

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

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

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

却不羨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開熱也方

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醱郁又曰沈潛

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歐食而既

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然

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礪去圭角易

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

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個

包顯道曰新史做得韓退之傳較不甚實集自新史最在後

收拾得事項備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刻地說得不條達據其

意只將那事說得達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傲言請剋地說
得不分明

韓文公似只重皇南湜以墓誌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狀翱你得
行狀絮但湜所作墓誌又顛蹶李翱却有些本領如復性書

有許多意思皇歐陽公也只稱韓李善剛。又一條云湜之却
後來是為退之作墓誌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翱
行狀較着實蓋李翱為人較紮實皇南湜是較落層

浩曰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浩曰渠
有去佛齋文關佛甚堅曰只是龕亦至說道理却類佛問退

之見得不甚分明曰地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浩
云莫是說佛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

說韓李不出只說韓柳浩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者者也然到得緊要
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也不曾
志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

添入佛老相和聲湏知人如世畜豕放煙火相似且遮

人眼如諸公平日樞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
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

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只是說
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者

大可笑也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
說得此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八計十五板

雜類

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優裕優裕謂有

餘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如賀孫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文蔚

爾雅非是口是據諸家訓釋所作趙歧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在漢書亦無可攻誅

陳仲章問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

周書何緣無之曰此便是那老子黃穀句是周時有這般書

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儀也緣是

他知得古人以竹簡寫書民間不能盡有惟官司有之如秦

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修舊書得如說非秦記及

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到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

有義剛

汲冢古書堯憂凶辟野如尹篡太甲太田殺尹之類皆其所出
誠之常袖口不韋春秋云其中甚有好處及舉起皆小小術數
耳

書坊印得六經前面摹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
繁也是義剛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文中子
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揚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記錄漢
家宮室中所畫者如說南向北向可知其偽畫本也方子

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振
抑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

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
影出皆書

校之燕將錄文甚雄壯

省人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靜也

程泰之廣善書其家碎小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果愚之類是

也某項因看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為反址後看說文坊字
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泰之曰

存中辨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洪昇盧隨筆中辨得
數種偽書皆自借首卷載歐帖事却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

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天柳子厚龍城錄乃王性之輩所作
必大

金人三遼錄女真請盟替明錄端明

洛陽志說道最好文字最簡嚴惜乎不曾見義剛
指堂圖非東坡所為

砥柱路上說禹掛社黃顛過門不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禹

治水時冠掛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
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

警世競辰二圖偏道夫

邵公洛墓誌好方子

吳才老叶韻一部每字下注某處使作某音亦只載得有證據
底只是一倒子隸州韻

近世考訂訓釋之幸唯吳才老洪慶善為善個

稱平者自他人稱平之稱去者人之本號道夫

周貴卿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衷字

衷是三智而取其處中者義剛

問折衷之衷曰是無過此手無不及此手正中間又曰是恰好

底節

折衷者指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節

中節如中諧適謂是當也如六藝折衷結於夫子亦謂折

衷使歸於中之義中與所以謂之中音以適當其中節而異

也振

馮醇皆訓厚純是不雜

先生曰其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也知其不

可言柯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方

復也指期上復字扶又反再復也方子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溥

魏大名也魏婉字通魏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是有大義因

是各為大名有務

男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楊

因說外甥似舅以其似母故也致道問形似母情性須別曰情

性也似大抵形是箇重濁底占得地步較闊情性是箇輕清

底易得走作賜

古者姓氏大槩姓只足女子之別故字從女男則從氏如季孫

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義理端蒙

氏如孟孫叔孫季孫是也姓則同姓後世子孫或以氏為姓今人皆稱張氏李氏謂從上下來只是氏了只有三代而上經賜姓者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類是正姓唐時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為婚姻也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馭氏是後來次第分別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其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切恐謚季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媯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媯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馭氏本子馭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文蔚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鄭之屬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國之子孫又皆以

字為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為展氏展禽喜是也三家以孟仲季為氏或因所居為氏如東門氏之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天子自因生以賜姓謂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居媯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為媯此所謂因地以賜姓也諸侯以字為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以氏字為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為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類也杜預點諸侯以字四字為句斷而為謚因以為族為一句此亦是強解看來只是錯了謚字理之字為之姓也兩世猶承

自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一大姓所在四邊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是奴僕之類揚同異之理如周姓本親以下去漸疎異姓本疎他日婚姻却又親。陰陽相函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方高母与所生封贈恩例一同不便看來嫡庶之別須略有等降

乃為合理砥

因說諱字曰漢宣帝舊名何曾諱病已平帝舊名亦不諱虜中
法偏旁字皆諱如敬字和警字皆諱溥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字
太真說時莫太分明揚

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却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
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大之南去故有些熟若閩浙則皆
邊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

先生因說詩中關洛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觀諸處習俗不同見
得山川之氣甚牢且如建州七縣上上人物各自是一般一
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小大清濁皆不同都改變不得豈不
是山川之氣甚牢

因論南方人易得病曰北方地氣厚人皆不病叔祖奉使在北
方十五年已上生冷無所不食全不害歸來後每一年一切發

來遂死更有一武臣代州人常至五臺山有一佛殿上在是青
石暑月每於石上撒日睡全無病如來南方睡如何了得揚
諸生入問候先生曰寒後却刻地氣痞西川人怕寒嘗有人入
裏面作守召客後令人打扇坐客皆起白云若使人打扇少
問有某疾生冷果子亦不可喫才喫便有某疾便是西川之
人大故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後雪不融這便是所
謂景朝多風處便是日到那裏時過午時陽氣不甚厚所以
如此所謂漏天處皆在那裏恁地便是天也不甚開只那裏
已如此了這音是西南尚如此若西北想見寒過那秦鳳之間
想見寒如峨眉山趙子真嘗登上面煮粥更不熟有箇孩子
時有李某者凍得胸絕了蘇仲云不知佛國如何曰佛國却
暖他靠得真崙山後那裏却暖便是那些子也差異四方蠻
夷都不曉人事那裏人却理會得一般道理恁地便是那裏
人也大故曉時不知是怎生後忘地

擢場中有文字，賈誼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縣，店其詳中亦雜以虜人官制，某以為是中原有忠義之人，做出來欲朝廷知其要害處也。

關中秦時在渭水之北，居但作離宮之類，於渭南漢時宮闕在渭水之南，終甬之北，背渭面終，南隋時此處水皆鹹，文帝遂移居西北，稍遠漢之都，唐都在隋一偏西北角，唐宮殿制度正當甚好，官衙皆用墻，居民在墻內，民出入處皆有坊門，坊中其安，故武元衡出坊門，始遇臺，本朝宮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不佳，唐田兵官制承宇文周，有些制度故較好，舊東京關中漢唐宮闕街巷之類圖今猶有碑本坊。

行在舊題行宮之門，虜使來有語，後虜作三牌來前，曰麗正後，曰和寧，遂報去，謂人小，今自作牌，依其名題。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軌道。

揚

漳州學中從祀是神霄宮神，改塑紹興府禹廟重塑禹像，王仲行將舊禹與一道立去，改塑太宮仁聖帝，此是一類子。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正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鎖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云：比有恠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方無湖，舊有富家曰葦居，土字深道，葦廷知名，古如黃太史，陳了翁，遠誦每以威餽，餉不下千緡，今人纔見，還請者，便以為懼安得有此等人人傑。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指弊上，謂葛公莫其哭，皆甚哀云，賦姓婦，離憐，南軒所齊蕭子良，死不用棺，負于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後世孫蕭隱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負于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後世孫蕭隱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負于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後世孫蕭隱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負于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後世孫蕭隱士。

過一洲見數人云此人似蕭王隱士訝之到一郡遂見解幾人劫墓賊來乃洲上之人隱士說與官令勘之乃曾開蕭王家來云王臥石床上儼然如生場

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以為

荆楚之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於其上

名淵明醉石其為守時架小亭下瞰此石榜歸去來館又取

西山刘凝之庵用曾直詩名曰清靜退庵與此相對雙珠

晝則聽金鼓夜戰着火候管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

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此營其古蓋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

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義剛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為以牛蓋輜

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矛一持弓

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長故也輕車甚

疾也剛

凶事亦恐有之龍勝傳昭帝賜韓福策曰不幸死者賜

一祠以中牢古人此等事自多難以懸斷問祖

二元是道家之說上元燒燈却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時續

問真元外氣如何曰真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具元氣否

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其理則相通可孝

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揚

時氣初只是氣疑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了揚

元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誠疑此不足憑只是它由天命然亦由

人事才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德明

龍氣盛虎魄盛故龍能致雲虎能嘯風也許氏必用方首論虎

睛定魄龍齒安魂亦有理廣

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與康節所

說不同曰此不可曉德明

嘗見徐侍郎敦立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磨堯堅竟不曉所謂

後究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城口之類此書於腹曰磨
堯堅謹勿言畏秦禍也敬仲

問人有震死者如何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召之者如人欲
操刀殺人而遇之者或遭其傷刺而死之類是也

東坡云月未望則魚腦實既望則虛蓋出淮南子則食膾宜及
未望也揚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是有此

理東坡說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

遇虎皆不以為事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志

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教事皆

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耳黃龍清會早人言僧入山遇

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去

了後常七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

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揚

霍公遜說鬼星渡河最亂道鬼星及經星如何解渡河

野雉知雷走於處

果應或云乃門屏上刻作形漢注未是可單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後世用鐵不知自何時起

古人運籌者要認得這事分明麻塵落落這一事了便盡斷又

要得界分分明

官即地也個

太王畫像頭上有一片皮直裹至頸上此便是鈎領

王彥輔唐史載僕頭之說甚詳方子

衛朴善算作蓮花漏其形如秤陳叔之

漢祭河用銜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此已足紙錢之漸義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夔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或

於王夔之術而鬼神事無許多錢來理得與作紙錢易之

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願魯公張司

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義剛

古之木亦有無者多如皆木只孔子墓上當時諸弟子各以其方之木來栽後有此木今天下皆無此木其木亦如槐可作

簡文皆橫生然亦只是文從後以橫錄義剛

臨安錢氏只是錢王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義剛

瑞金新鑄印蓋嘗失一印重鑄之恐作弊故加新鑄之文國初

有一奉使印亦如此義剛

祕書省書大樹下數人着古衣而無名君舉以為恐是孔子在

宋木下習禮被伐木時義剛

祕書省畫得唐五王及黃番綽明皇之類恐是吳道子畫李其

跋之有云畫當如蓴菜其初曉不得不知它如何說得數句

恁地好後乃知他是李伯時外甥蓋畫須如蓴菜樣滑方好

須是圓滑時方妙義剛

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合畫了芭蕉

人却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

問春牛事未見出題但月令載出土牛以送寒氣不知其原果

出於此否或又云以示勸耕之意本詳孰是某嘗見云

處士立於縣庭土牛之南恐古者每歲為一牛至春日別以

新易舊而送之也

王文云昔有道人云笏生可以觀夜氣嘗插笏以記之自早至

暮長不分寸曉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未說到發

生處曰然也彼說亦一驗也後在玉山僧舍驗之則日夜俱

長良不知道人之說閔相

問廬山光惟恐其下有寶故光氣發見如此嘗見邵武張鑄說

曾官岳陽見江上有光氣其後漁人於其處網得銅鍾一枚

又一小說云某郡某處常有光處令人掘得銅印一顆先生

又自云向送葬開善望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

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德明

德粹語夔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昔薛士龍之子亦然可學因說薛常州之子甚怯弱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邪法者呌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呌不倒可李云薛氏之鬼所謂九聖奇鬼先生曰渠平生亦好說鬼可李云薛常州平日亦講李何故信此曰不知其所講如何可李

獸中狐最易為精怪淳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水盡合乃渡若聞水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水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跡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迺復走上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寢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寢其尾個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劔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

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有奏相時嘗為侍

郎義剛

郭天錫因筭徽宗當為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其人亦鯁直敢說天覺每要占問時不尚自去見它多是使覺節去後來發覺蔡元長遂以為天錫有幻術令人監繫由置猶狗血於其側後來只被血薰殺了義剛

覺範因張天覺事下天獄自供云本是醫官人因入醫張相公府養娘有效遂與度牒令其作僧義剛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但是後人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難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呂文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揚

因及談命課靈者曰是他精力強精力到處便自驗
因說都下士夫愛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番亦
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廷與我今
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門終身不忘甚可怪淳

陶安國事真武先生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披髮只是玄武所
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恁地物事以角星為
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是為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危
度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改玄字為真字故曰真武
參星有四隻脚如虎故為白虎翼星如翼軫如項下喙井為
冠故為朱雀盧仝詩曰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龍虎鳥龜正是
如此節

先生問四明龍現事璘答云頃歲鄞縣趙公萬禱雨于天井山
之龍井曾有龍現張左藏良臣作記云俄有光發波間如叢
炬復紅焰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違顏 尺尺大復現小復

現全體鱗甲爛上有光久不沒陰氣颯然見者魂喪神動曰
見玉嘉叟云見龍初出水先有物如蓮花之狀而後水湧異
物出兩眼光如銅盤與趙尉所見頗合璘

或言某人之死人有夢見之者甚恐遂辭但而去先生曰唐之
狐猶亦嘗夢見李德裕明日語人曰衛公精爽可畏頃時劉
丞相華老死於貶所後來得昭雪復官其子斯立有啟謝時
宰一聯云晚歲離豎徑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
人世傳以為佳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後更宜子細陳曰三
十年做老娘不解倒棚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韻率士之
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棚了孩兒矣

往年見徐端立侍郎云葉石林嘗問某或謂司馬溫公范蜀公
議鍾律不合又某與其爭其事蓋故為此議以表見其非明
此之為者如何徐曰此事有無不可知然為此論者亦可謂

不占便宜矣石林爲之一笑而罷偈

汪玉山童穉時喻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玉

山應口對云龍爪擎開碧石云

先生說沈持要知衢州日都下早間事晚已得報閑祖云要知得如此急做甚先生云公說得是閑祖

或言某人輕財好義先生曰以何道理之而義平升鄉

因李將爲郭帥閣俸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

穩纜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飯在這裏

繞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

不得空被人打底賀

或論及欲圖押綱厚賞者先生曰譬如一盤珍饈五人在坐我

愛喫那四人亦都愛喫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

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可備知來物如古者橫議持謀

之士鉅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去必得得

財猶賊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倘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其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

財道夫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未耳

鄭叔友謂敗不可懲勝不可狂此言殊有味據

王宣子說其下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爲職以此而出人亦高

之宦官以承順爲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事如此之乖後

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爲楊元禮發也問元禮事如

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已做

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

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

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誦此詩云德明

沈季文於小卒則有莊敬敦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於

大孝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正心 閱祖

黎紹先好箇人可謂聽其言也 厲義剛

周顯祖不事外飾天資簡樸若海

諸葛誠之守立過人升死

劉季高也豪爽只是也無頭腦 義剛

林樺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

厚潮陽士人亦厚然亦陋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陳魏公而

已義剛

或傳連江鎮寇作燒千餘家時張子直通判云此處人煙極盛

曰其常疑此地如何承載得許多人力行退而思之此所謂

知小圖大力小任重之意力行

前年鄭瀛上書得罪杖八十下臨安賈臨安一吏人憫之見其

無錢為代出錢贖之揚

王侍郎普之弟其盜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乳母

賊

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謀歸計將此將

官家兵器背去其刃弓則斷其弦自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

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

之僧今亦云矣欲為之傳未果 可學○義剛對云嘗見一老

小被賊非劫子劫去賊將遂以劫子為妻一日上元其技

看如子以計遣諸婢皆往看遂將弓箭刀之屬盡投於井

馬亦解放但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而有入馬聲恐是來

底不曾經遂無事未幾得聞那賊說這既婢知他那裏去

知無事遂又走夜行晝伏數日方到尋見他家入其豈欲記

紉事後來竟休了僧死了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白仲亨云萃使身死物積之厚而

施之也廣如水積得利子滿便流又字華白仲蔚云萃子豹

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虎之

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 義剛

有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是然曰魏元履宋子飛兩家

文籍散亂皆其不勇決之過當時若是聚眾與之抄刻封鎖

則庶幾無今日之患道夫

德粹問十年前屢矣子亦曾為書問先生先生笑畢曰云子之有無皆命不必祈禱後又以弟為子更有甚理處余弟之子年乃大於此則是叔拜姪曰以弟為子昭穆不順方伯謨曰便是弟之子小亦不可曰然可字

問唐生曰物如何都是自寫曰不知如何想只是自寫了却去計會印如蔡君謨封贈亦是自寫看來只是自有字名故如此

張以道向在黃巖見顏魯公的派孫因事到官其人持魯公告

勅五七道來庭下稱有蔭細觀其告勅皆魯公親書其字而其生乃是黃紙書之此義如何先生曰魯公以能書名當時因自書之而只用印文亦不足據本朝蔡君謨封贈其祖告勅亦自寫之蓋其以字名亦樂令其自寫也

魯公語後為

一日請食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端明迄今又二百來年此種猶在而甘爽絕勝獨無它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此所謂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要之它自有箇絲脉相通但人自不知耳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爾道夫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者是此理變孫建茶如中庸之為德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云草茶如草澤高人臘茶如臺閣勝士似他之說則俗了建茶却不如適間之說兩全也道夫

侍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蒿柔嫩香氣溫潤可愛因采一二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也又云蕙亦非今之蕙

乃零陵香是也

今福州紅糟即古之所謂醴酒也用匙挑喫義剛

古升十六寸二分為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個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二兩個

古錢有貨泉字皆布字是王莽錢於古足正徑一寸雖又有損

大既亦是溥

先生見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練圓領領用皂問此衣甚制度

曰是唐衫先生不復說後遂易之過

布一冠四十眼着八十絲為一升今興化人能為之云二十升

布已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升布則極

疎矣古人不講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為之但如飾焉為冠之

白但用疏細為吉山耳方

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只活得九十九曰此出古樂府三更詩

墨翟與工輪均爭辨云云論到下梢一着勝一着沒了期一日

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

本何羅本姓馬乃後漢馬后之祖班固為澤而改之方子

步騰不去為瓜耳瓜可無身不可無分外

陶隱居注本草不識那物後說得差背底多綠他是江南人那

時南北隔絕他不識此乃物事他居建康

仙游有蔡溪見說甚好裏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門入去必溪

到那石上有陳履常居大壩謂此地好齊少餅經入去石上

坐飽甚則喫少許餅以後喫盡了飢不奈何欲出則當初入

門已發了誓遂且忍氣過推者見他在坐亦異之間得安物

事來喫以後報得外面道人都來遂起得箇庵自此起好病

翁嘗至其庵時陳居士方象向在坐未嘗歛見面前一石頭

似箇香山子細看又不是石恰似乳香滴成樣都通明身

旁一道人云是陳先生臨死時滴出鼻涕又一道人來禮拜

歎息云可惜陳先生鍊德成後却不成

崇觀間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毀通鑑板建炎間坐此殿宮後
放歸復官詞云不棄木而入與合朕姓示於真恩以鳴鴉而
笑鳳皇爾無沉於迷識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九計字

論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出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
語委靡繁絮有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
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
世國語之文之比也魏錄云國語文字更只是精粹楚漢問
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又戰國文字更只是精粹楚漢問
何則我後世所云漢家一時氣象如此
楚詞不其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
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
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
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
解意却不貫詞楚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

苦文

梯滑誓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恣地說皆自成文林文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恣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就如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幼世間模樣做則刻耳文愈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

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交雜

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呪語如今釋子念些些詩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來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道難曉也讀到若終前而只發兩到後人不知曉如讀只此兩韻如此至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後却就這話意撰一件事為證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

高斗南解楚詞引瑞應圖周子充說館閣中有此書引得好他更不問義理之是非但有出處便說好且如天問云楚辭賅

商山海經以為故世二嬪于天因得九嘆九辨以歸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對以為曾嬪說天以此樂相博換得

其以為棘字是夢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如鄭康成解記衣表作齊表云是壞字也此亦是擦壞了蓋啓夢賅天如趙簡

子夢上帝之類賅天是為之賅天與之以是樂也今人不曾

讀古書如這般等處一向恁地過了陶淵明詩形天無千歲
曾民攷山海經云當作形天舞千戚看來是如此周子元不
以為多言只是說精衛也此又不用山處了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
如雞駢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
力做却自是不好子道夫與云古今辨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
秦黃鬼張之徒不足學也難

荀卿諸賦縝密盡得佳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遺數句也無味結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竹帛實是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
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要至無緊要處又累數

百言東漢文益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董皆尚謹
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謹

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
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禪
倣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
免乎蹈襲也入漢文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
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
好亦些虛氣象此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
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臣
衡書多有好处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博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固班固得他腔子
賦子漸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
更不及劉

問呂舍人言古文義自谷永一何止谷永鄭陽獄中書已自皆

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以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其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泮城成莫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泮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令誦一遍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傍文揚雄作呂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美成賦亦在其後賓戲解嘲劇秦貞符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進學解亦此類陽春白雪云云者不記其名皆非佳文揚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言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

字便是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与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曾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

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孰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孰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孰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李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蓬蓬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其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竟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路脈做將去少

問文章早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未這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字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无欲說它晚年做底文字字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功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孝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孝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曰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五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閑報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下孝便老

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其人感之曰吾文老矣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或曰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秀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孝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其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且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

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倦讀後時者非議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

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

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

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在子韓即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與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

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鵝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

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

但却易學學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

了人文字義如辨鵝冠子文類非國語中儘有好處但韓難

揚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鵝冠子

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讀其書乃為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

趣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

韓較有些手段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揚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

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求州力也

柳子厚入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以詩詩李陶者便似陶韓

亦不必如此自有好愛如平淮西碑好揚

陳仲蔚問韓文希議說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

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皇

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无理會又問韓柳二家文体孰正

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

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舉後人

辯之者亦失之大過如康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

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

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

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

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有之事乃是周未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必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蠻洞能有幾大若不循理朝廷亦无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奈也何賜與鄭之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寺晉而原之不服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為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与晉師復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說因言孟子所謂五等之地与周礼不同孟子蓋說夏之前之制周礼乃是成周之制如當時封周公於魯乃七百里於齊尤闊如所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无棣以地理考之太段**

閱所以禹在塗山萬國來朝至周初但千八百國又曰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幹亦自不可勝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話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善著者我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你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幾處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別更無不知如何職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義適權通變又當循夫理之當然者也先生曰說開了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不顧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一對其文意尤有力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只看過後見謝子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

韓退之墓誌有怪者了

先生喜韓文宴喜亭記及韓弘碑碑老旌

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暢序中所說又如劉禹錫自有一卷送僧詩或云退之雖開佛也多要引接僧徒曰固是他所引者又却都是那破頓底僧如靈師志師之徒及晚年見大顛於海上說得來闊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廣先輩好做詩與僧僧多是求人詩序送行劉禹錫文集自有一冊送僧詩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都破落戶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狼狽文公多只見這般僧後却撞着一箇大顛也是真事人多說道破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纔說得高便道是好了所

以有頗聰明識道理字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之語

才卿問韓文李漢存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其者來有病陳曰又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後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且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老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笑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办却笑曰必被他無礼礼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却要就些子處安排簡而不古更說些也不妨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氣短如人火忙火急來說不及又便了了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与任安

書劉原父作文優有所傲

宮沉羽振錦心繡二柳子厚語

韓子變萬化無心齊歐有心變杜折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

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

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

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

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

如題太白像高軒迥古詩是晚年做到平易高軒迥恐是

絕筆叔不如後之局促宗非論韓柳歐蘇諸公折甚多過得目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晉南豐韓昌黎

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

二百篇下此則不須者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

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道韓文高歐陽文可李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

李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李問以

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

而其人才皆足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

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恣

巧了及宣政間則第柳董羅都散丁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

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

序因言杜詩亦何用言口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蓋得人

其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本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美胡明仲醉後每謂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

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孟子已後方見兩篇如章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者卷潛書民

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札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
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
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
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本軟賄不為所喜范文正公
好處不及季晚年須參禪有一記談達磨宗其甚詳須是
大段去參究來又曰以李視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某人
輩文字乃蛇鼠之見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
寫六一瀧岡阡表一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

温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語

六一文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亦喜為歌
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允文弱仁宗飛

白雲日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
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
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
裳外墓誌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

陳同公好讀六一文字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豐樂亭記是
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王顏自古為身
累因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
是第一等議論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愈改愈
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官者傳未句云然不可不戒
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
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坊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繞用使用着這樣字

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為將穎叔輩所認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曾中流出更無些毫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政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意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未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故歐云有數十字七合州之山如大醉了一處主界徐甘山也一句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

前輩見人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嘗見六一見人文字三卷子是以平日所作詩文之類措書以獻之

歐公文意及三蘇又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文章到歐普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較勝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

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入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孝者始自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日然亦已自有此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如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如荆公會作許其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課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甚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李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字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所作為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刪動看後山因請咬字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款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使以授

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寔因嘆服遂以
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
文說中說後山如曰他都記錯了兩豐入史館時止為檢討
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為邢和叔雖亦有意
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廣陳為史官陳元祐間始得官秦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
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
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
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
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
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且
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
一壺茶一局与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

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過
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
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文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
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
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
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
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個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
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二齊指稿說盡了歐公不
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被問諸序好曰
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
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
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
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

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孝凜兄弟各年
應幸時文字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亦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
其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之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
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李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鱗序點
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淳

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
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半角壽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竟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
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
不然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字處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以人
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口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
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
似司馬相如賀孫

統領商芾以溫公神道碑為鮑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
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說誠何故又
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
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
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
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
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
然說起來如退之商豐之文却是布置甚舊看二家之文復
看坡文竟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
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文驟驟起行能得十遭忽得兩

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
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表
遠不及也只有蓄穰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
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闡其無
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
如說不辨後對人開相似都無恣地安詳斐卿問范太史文
曰他只是據見定論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
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
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
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
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
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二四篇譏議夫子處
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
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道夫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其道理但其說利
害處東坡文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
般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使東坡為相則此
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贊

諸公祭温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得似杜牧注底
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自詩亦不得謂
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詩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
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加

後面恰似少後添節

後來惟汪聖錫制誥有温潤之氣曾問其人前輩四六語孰佳
答云莫如范淳夫因奉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曰地居四
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荆王顧予

冲人敢復茲典自然平正曲重彼工於四六者本不能及聽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

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振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李公羊似

蘇子來受慢義剛

南豐文字確實道夫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
文漸見此等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
緊要處也談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
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或
言某人如博謎子更不可曉曰然尾頭都不說破頭邊做作
掃一片去也好只到尾頭便沒合殺只恁休了篇篇如此不
知是甚意思或曰此好奇之過曰此安足為奇觀前輩文章
如賈誼董仲舒韓愈諸人還有一篇如此否夫所貴乎文之

足以傳遠以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

曉者無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

此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不

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指襲前人議論而務為新奇惟其

好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爾

會所以不及歐處是奸徐楊曲折處曾喜橫擬人文字擬峴

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詰命中亦無愧然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

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

挽南豐詩甚服之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方

向雖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為一集不曾出先生舊書南豐文為
作年譜

問嘗聞南豐本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
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
巧反累正氣必大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錄云親錄
擬擬因論當世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它人
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
善樂多賢友至

館職策陳無已密好

李清臣文飽滿雜說甚有好議論

李清臣文北東坡較實李處平

看來是不敢說

永洛敗死墓誌說得不分不明

桐陰舊話載王銍云李邦直作韓太保惟忠墓誌乃孫巨源文

也先生曰巨源文溫潤韓碑裡只是邦直文也揚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
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
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
皆說從別處去德明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寫一冊又曰上殿劄子
論元者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
好

陳幾道存誠齋銘某初得之見其都是好義理雖積累者不辨
後子細誦之却見得都是奉合與聖賢說底全不相似其云
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上皆圓這物事不是如此
若是如此孔子孟却隱藏著不以布施是何心哉乃知此物事
不當恁地說當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上了又開上闔七八番到結束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至

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吉雖只是胡說然有力吳達文字亦然楊

韓無咎文做着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啁晰之音佐

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曾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表父大不及他表父又字澁說不去善剛

陳君舉西液制詞殊未得體王言溫潤不尚如此胡明仲文字却好善剛

或言陳番叟或不喜坡文戴肖望溪不喜南豐文先生曰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曾公須道坡公底好坡公須道曾公底是道夫

德粹語其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與成段時文然今日大細賦流於委靡問賢良先生曰賢良不成科目天下安得許多議論論世以下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者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三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蘇軾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則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查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浸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

底人到得要去者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
不會見得聖人意待故出又只是自底某如今看來准是聰
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
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白撰一箇道理某嘗說教
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只是又把那說來壓在這裏
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虛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
箇要捏做一箇得一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
是他要如此止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楊墨楊氏終不成自
要為我墨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其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
是見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楊氏壁立萬仞豪髮不容較
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向所
見恁地說目視已色耳聽已聲口言已事足循已行有目
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當言天下
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却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

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
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章便說道家
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其見个
甚廢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已其字說立是自家身已
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已在與是自家身已坐在
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已却是有兩個身已又說格物
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物做心字他恁
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為急聖人尚說孝
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人心便了聖人又須
要人講孝何故若只守此心據自家所見做將去少用錯處
都不知賀孫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
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
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

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
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孝者須玩味深思久之
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其所見畢
竟是自己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鵲突說在裏寓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
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尔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
人僧道雜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

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減字換字法尔如言湖州必須玄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法也

方蓋
知錄云今人做文字却是燕脂麻粉粧成自是不壯浪无骨
氣非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
是假底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是用換字法
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法
嘗見張安道進卷其文皆有氣○謙錄云今來文字至无
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骨實頭鋪事實朴實頭引
接利實頭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至无骨
氣便似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才但
也感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

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今人本被入引動而效之
如而今人作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得天下
者本來合當理會感事
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宜特欲使文詞

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

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

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

耻也矣以繼作妙

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

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

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

旋去討箇道來入故裏面此是它本病也只是它每常文字

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

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

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

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
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
一本矣備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實着李問反兩失也壽昌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一以八兄在
上貢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看無出時節也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着意字如此文章但須明理上精後文字
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雜氣
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大雅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語
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
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李幽為其即次定了今覺得要說
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
得又云方之文有遊如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文了却看韓

文不元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方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
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告非實而
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官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樞張氏因
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
不起發人意思時舉

文章要理會本領賢良進卷胡作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做

每論者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也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來人却厭
其常格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差於異了
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用如堪俗常說底亦用
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韓

差異底說語換子那
尋常底說語也

問舍第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韓文者看得韓文熟韓文者看又曰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石山學史記曰石山文字極法度幾於大法度了然後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晉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熟想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教毒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類場只略教整齊足矣文蔚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摸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

右邊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去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此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

李漢老者來做詩亦然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其因

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

腔子故文字氣脈不良先生曰他便眼高見得破

至之以所業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推麟解也

是其間多曲折又曰其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

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道夫

人要會作文章須取一部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歐陽文盡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人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

能便請研取老僧頭去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

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

大奇也這雖是套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

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

多少衰氣賀孫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以古人前輩云言衆人之所未嘗
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今成甚廢文字節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筆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
然蕩將去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夫收拾三兩箇字
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者因
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
好揚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
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
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
文字做無大綱領拈掇不起某軍生下會做補接底文字補
湊得不濟事方子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
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
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
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大雅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盡
看陳蕃更同合錄序文字艱澁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
見之明白無疑揚

因說作應用之文此等苛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廢
曹宰問云尋常人徇人情做事莫有牽制否曰孔子自有條
法從衆從下惟其當爾謙

大率諸義比易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覆辨論節次
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等不講之過也謝薄
道

顯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強則精神折衝賦其
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集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禮賦不
逢姦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汪玉鈞相黃潛善麻制
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試之時樊茂實為侍郎乃云此一對
當初汪內翰用時却未甚好今被李解元用此賦中見得工
訟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因舉舊有人作
仁人之安宅賦一聯云智者反之若去國念田園之樂衆人
自棄如病狂時官室之安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十

論文下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文蔚

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

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箇賊

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夔孫

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

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

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不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衣

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溥鮑明遠才健

其詩乃選之亦體李太白專女子之如腰鑲劍芙蓉倚杖牧雞

豚分明說出箇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

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李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李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形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鄉村家藏邵康節親寫陶詩一冊乃作形天無千歲周丞相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來求跋其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疑

詩中避畜 諱則當是熙寧以後書然筆畫嫩弱非老人筆也又不欲破其前說遂匿之知

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慵懶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咨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人傑

唐明皇資面亦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浦津關多少飄逸氣緊便有帝王底氣

激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借賢達其如高尚何知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固淵明詩人皆說言平淡據其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寬且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知

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風是李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義剛

杜詩初年其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把一箇韻如
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无法
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
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
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仿附
李太白終始存遺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偽選詩漸
放手夢州諸詩則不然也雜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
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雜

人多說杜子美夢州詩好此不可曉夢州詩却說得鄭重煩絮
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
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戲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
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
胡說全不看道理雜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
卻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則月友後說花云云今人只說道戎王
子自月支帶得花夾此中嘗有一人在都下見一蜀人遍鋪
買戎王子皆無曰是蜀中一藥為本草不曾收今遂無之音

方曉杜詩所言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謂此詩到此
句云此詩不足為法雜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
考異竟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
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
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
漏字為滿以此類極多雜

天關象緯逼紫興宗作天關近是紫音古本作關史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蘇州云寒雨暗流螢度
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
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與多問陸陶如何曰陶却
是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著處便
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
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方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
韋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曉句中被他牽得
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那族
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開雞豚
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只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
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奇家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
此是東野之工短

韓退之詩強懷張不滿弱為闕易為聖句是助長下句是救難
退之木鶴詩末句云直到蒼龍左耳來事見龍翔志正是木鶴
事

李賀較性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義剛
劉義詩斗柄寒雷地河流凍徹天介父詩柳樹鳴蛩綠暗荷花
落日紅酣王建田家留客云丁寧回語屋中事有客莫令兒
夜啼方子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恠
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李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尊酒夜
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行年三十九歲莫日斜時童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

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詩同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云這
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
傷道夫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刻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
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
其清高其字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比日說得口津津地涎
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
瑄亦正必大

木蘭詩只以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方子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
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場

先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
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美

登不奈寒云如此類終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公會看香壽
昌對亦嘗看來近日送浩來此灑掃時亦嘗書寒山一詩送
行云養子未經師不及前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老語為
染在董猶意須擇朋侶五月收鮮魚勿令他笑汝壽昌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
時兩不殺是天聲長篇其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
字氣象方嚴通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類筋柳骨今人喜曼卿子
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其常勸其人刻之不知
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須密方嚴極好如雲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深意相闕會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曼卿
曼卿曾次極高其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須
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雜

東坡作詩識一昏闇之人有句云煙雨塞九竅嗽

董卿問山谷詩曰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又卒年如何及
得句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
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感好了道夫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
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
多極其筆力其中云八二者乃大年行次也雜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文真有詩思
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真是閉

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
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
是絕好詩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劉景
文詩云四泐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挿菊花無何詩無此句矣
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道夫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父輩刪
集義剛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義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今一篇筆力

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

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又曰

有微齋中

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沒不

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

只要巧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必夫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

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北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

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雜

高宗最愛簡齋詩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問坐間
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鼻字韻一首對先生曰不如
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縑塵深素衣冠

劉叔通屢奉簡文有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

相浮雲壞洛下先生宰本春前謂荆公後謂伊川先生曰此詩固好然

也須与他分一个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兩都是必有

一箇非惟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

歲暮及邊將無功更不能四

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信叔詩度

政爾雪峯千百衆澹然雲水一孤僧曾文清詩

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

聞急雨到芭蕉叔言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

劉叔通江文卿三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東底詩好文卿有

修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開子蒙嘗知劉叔通詩昨夜劉郎叩

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

維鷓又四句合有飛鷓嘗依此海晁張今後此詩若遇蘇黃

須提撥他方好此等使蘇黃見之當貴音人固不費力

方伯謨詩不及其父錢監公豪壯黃子堂詩却老硬只是太枯

淡徐思遠玉山與汝談比諸人較好思遠乃程克俊之甥亦

是有源流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問三兄詩文曰

斯遠詩文雖小畢竟清文蔚

力推惺龍借水飲手却猛虎奪石坐劉溥叟詩雲谷有虎挨石

溥叟作此自以為好不可曉

谷簾水所以好處某向欲作一詩形容之然極難言大槩到口

便空又滑然此兩字亦說未出必大

龍袞新天子羊裘老故人意味道夫

群趨浴沂水遙集舞雩風同安簾試風

簾一作日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對賜甲第四區極天下土木之工
一曰太師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樞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
駙馬第乃傭之居也四曰殿監第乃攸子之居也攸妻劉乃
明達明節之族有寵而二劉不能容乃出嫁攸權寵之盛亞
之京攸四第對開金碧相照嘗見上官仲恭詩一篇其間有
城西曲言蔡氏奢侈敗亡之事最為豪健末云君不見喬木
參天獨樂園至今猶是溫公宅仲恭乃上官彥衡之子也惜
乎其詩不行於世雅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
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樞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
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有鬼詩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
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沙邊月趁潮回而無對因看風飄木
葉兀云木末風隨葉下雖對不過亦且如此

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詞在
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別有一書甚少名八段錦看
了便真以為是神仙不死底人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遂
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胡底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
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具味發溢又
却與尋常好今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人理會諸公
却盡日唱和而已吟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必大

今人所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奉世之人
盡命去奔競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
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
關如何見得個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

次諸家詩

因林擇之論趙昌人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李詩文已落

第二義况又不去李好底却只李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李

六朝又不李李杜只李那崎嶇底今便李得十分好後把作

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李山谷詩然又不李山谷好

底只李得那山谷不好處擇之云後山詩地深他真真儘

高不知如何肯去李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

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敘事文

却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看

詠

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唐韓愈云後山詩雅健勝山谷無山

轍其散文不物類盡事擇之云歐公好梅聖俞詩然聖俞詩

也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嘗時諸公

說道恁地好據其看來只似箇上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

裳上人門罵人相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後山山谷

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

却雄健驍馴

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來者則漸染得陸子靜之李又一

種自楊謝來者又不好子靜門猶有所謂李不知窮年窮月

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揚安秀又再

變遂至於此本朝揚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

便巧得來不覺矣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

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

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

處揮房花不察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讀
這意思只要故事使難字便云好姓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却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
好或舉某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
文種又云某嘗謂氣類近風土遠氣類才絕便從風土去且
如北人居婺州後來皆做出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裏
面者如君子約輩是也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
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何怪

大九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揚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
從聲者按大書中帶

凡字如揚柳字木是文易知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
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揚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

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
眼字也字耳字也蓋以形聲別也

壹貳參肆皆是借同聲字參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上字
草書頗似參遂誤以為真洪氏隸釋辨不及此

世字與大字古多互用如大千為世子大室為母室之類廣
黃直卿云如備雀之備也只訓用以其我用他故將雀以還其
力由此取義此皆是兩通底字

夷秋字皆從會獸旁苗本有反太古入字通用無亦得義則
古人相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繼字後面一箇車兩邊從系即

纏繩也前面口字即馬口也馬口中銜着纏繩也

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模本自宋音公已不見此本下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

玉篇上傍多誤誤者如考考是也
韻書難理會如昨日檢柳子玉篇說文中檢才及邑附皆不是

後來集誰中尋出乃云反印也却在印部尋得元來無机才如此寫印義別

字之友切其字毋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沙是也遊字從折故可與善字叶韻必大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善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福通

洪有一部洪韻大平州亦有一部韻家文字義別

二王書其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各底此皆偽者

字談自不須辨只看說文字類便見王氏無意思薛頌貽六噲

字被蘇書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亞士方是字揚

論書因及東坡少壯老字之異南康有人有因論南軒喜自然

不其能辨因南軒以書棘敗字不因論麻不易不難辨南軒

以快之故嘗謂其敗一收日收亦只

子瞻單句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耶之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昔

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其氣象

言必大言必大

字法在黑白黃赤直論得安其然其字却且如此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留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札

寫字不要好時却好

南海諸蕃書教有好者字書適野如古鍾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今篆刻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裁

今字凡此其間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
鄒德又指書六字今人宜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
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惡存自家既是寫得如此
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恣意則甚又池也非不知滿措
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為是但自要
恣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法曰只一點一畫其自有法
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子湖字向故人皆重之曰也
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公前昔有典則及
奎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使不肯恣地要之這便是世態
衰下其為人亦然道夫言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意謂他與
少游諸人不同曰他也就說道理但到做處亦與少游不爭
多他一輩行皆是恣地道夫曰也是坡公做頭故他門從而
和之曰然某昨日看他與季方叙一詩說他起屋有其明窗
淨几眼前看教未稍又只歸做好吟詩上去若是要反粗說

也且說讀書窮究古今成敗之類亦可如何却尊要今詩要
了道夫曰看他也是將這箇來做一箇要緊處曰他是將來
做箇大事音了如車轉柳皆是恣地道夫云管愛歐公詩云
至哉大下樂終日在書案這般意思甚好曰他也是說要讀
書只歐公却於文章似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真序所
謂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皆是這意思道
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
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之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
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
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
篇字如理性命章者孰不可理會蓋歐公微匪靈龜筆是
說星剛善剛惡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
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二字又却是本所無者
次第易繫之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勸入爾道夫問五峯於通

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又寄居湖湘間士人希
疎兼他自方得門庭又高人既未必信他被他們庭高人亦
一向不來來到他處固又是不如他底不能問難故絕無人
與之講究故有許多事道夫曰如他說孟子道性善似平好
奇全不平帖曰他不是好奇只是看不破須着如此說又如
疑孟辨別自做出一樣文字温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
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來看便見自家不
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温公所疑又見明白自家却
說得比他聲牙如何辨得他倒道夫曰如此則是他只見那
一邊不知有這一邊子曰他都不知了只如楊氏為我只知
為我都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公其心而無所私底
意思了又如老氏之虛無清淨他只知箇虛無清淨今人多
言釋氏本自見得這箇分明只是是人如何遂又別為一說
某謂看此理只認自家說他不知便得先生以手指其下

月曰他若知之則白處便須還是白黑處便須還是黑豈有
知之而不言者此孟子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辭之不平便是他蔽了上上
便陷上了便離上了便窮且如五峯疑孟辨忽說出某感物
而動者衆人也感物而節者賢人也感物而通者聖人也旁
頭便罵了箇動他之意是說聖人之心雖感物只靜在這裏
感物而動便不好中間胡廣仲只管支離蔓衍說將去更說
不回某一日讀文定春秋有何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一語
某執以問之曰若以為感物而動是不好底心則文定當時
何故有此說廣仲遂語塞先生復笑而言曰蓋他只管守着
五峯之說不肯放某却又討得箇大似五峯者與他說只是
以他家人自予之辨極好道理只是見不破後便有許多病
痛道夫

拾遺編成而猶有
遺者本此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豪釐之失則一矣

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善不可一端盡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見謂之心

便以動者為危亦未嘗若動於義理則豈得謂之危乎

允執有常久不變之意者得之疑是答李者書語錄人此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思有善惡陽明陰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動陽明陰濁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病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寤則虛靈知竟又體煇然于靈如李以復而萬物生意皆可見矣則靈靈如李以復

隱然潛伏如純坤月而萬物生世不可窺也此答陳日書而詳

問遺書

忘信進德終日以下說此大義後言形器又言古人我皆一統

神如在上下左右是道體備滿誠字是實理如此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言多不中

理義悅心是愜當玩理養心則兩進一是知而悅一是養而悅

當知用心緩急如大經大體是要先知用心以次乃可緩緩進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是使之各得其分恰好處

周流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變樂好皆備係也則禰大之意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言事君親之心本同也

只歸之自然則更無可觀更無可玩索上句謂不求其所以然只說一箇自然是顛頂也謂不可如此爾龜山答人問赤

子入井今求所以然一段好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退藏於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

靜萬化參然者

斷言倒斷措置也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育因言貞

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

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

云賢有兩有龜有蛇所以周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之存也

事則成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答云蓋嘗有語曰

敬心之貞也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徵服過宋一段化盡人事回過

此錄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自然識得這事事然後從忠信做

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聖表與道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慎悻沒理會只是公

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王公之

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

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己私

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

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寓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

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

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

便理會得更不煩也壽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會得這道理豈不是樂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睡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氣乃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習異效也

僕句成欺黃裳亦誤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

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

來遣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

言宣姜全不成人却有賢女許穆夫人宋襄公母是也春秋

時魯最矯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風俗公六

康節說形而上者不能出莊老形而下者盡之矣謂皇朝

二先生說下者不盡亦不甚說關四不者亦甚若季通

文正公

孟子正義卷之一百四十

卷終

文正公



